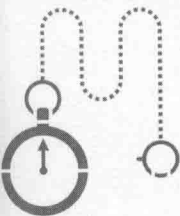


无用的美好

叶兆言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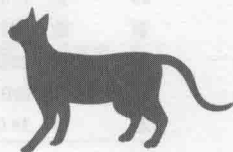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无用的美好

叶兆言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用的美好 / 叶兆言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94-1069-6

I. ①无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7130 号

书 名 无用的美好

著 者 叶兆言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傅一岑 汪 旭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07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069-6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革命性的灰烬 /001

我手写我心，我笔写我想，始终站在时代前沿，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。

写作与学问 /023

不要太实用，我们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，而不是装了一肚子屎向人炫耀。

痛和善 /041

货真价实地感受人间的至痛和至善。

无用的美好 /055

没有爱情，人类照样可以存在；但是，因为有了爱情，有了文学，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更美好。

成仁 /079

人生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喜欢，正因为如此，“玩”才变得非常严肃。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把玩，希望你们能从容面对，希望你们能够舍身成仁。

率真未必尽善 /097

无知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，无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无知会变得理直气壮，一旦把无知当作有思想，这就变得可怕了。

只管去读 /115

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必读书，读书不过是一种缘分。

活成一首诗 /125

人活着，就应该像一首诗。

江南的南 /145

在和平的大前提下，文明就是经济，经济就是文明，而经济和文明则是最好的政治。

以纸窃火 /165

无论文学时髦还是不时髦，大家都会忍不住操一份谁才是当今世界上最火作家的闲心。

在另一种语言中 /183

营养，教诲，提示，甚至误会，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。它们悄悄地改变了我们，而且不止是改变，很可能还塑造了我们。

写在“时髦”背面 /187

既然真心热爱，那就必须义无反顾，必须继续前行。

在手机端认领普鲁斯特 /193

作者和读者都在寻找，有时候就像母子，母亲要读她想读的东西，而儿子只能写他想写的东西。

文学与一座城 /201

城市给了文学一个机会，想象的力量在人心里造起一座城。

做就做了 /205

做了就做了，做了跟没做一样，迅速地忘记，尽量少搁点这样那样的东西。

“辉煌”的家底 /209

四大导师的功劳，把清华从中专变成大学，没有他们，清华比“新东方”也好不到哪里。

最幸福的事 /213

日头不辜负你们，你们也莫辜负日头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天真 /217

凡事必须要经过比较才能琢磨出味道。

这一种冷 /221

尽可能去写，没那么多茶馆请你喝茶。更可能的遭遇是没人不在乎，写了跟没写一样。面对这样的寂寞，你才可能明白什么叫“文学”。

后记 /225

革命性的灰烬

记忆总是靠不住，小说家契诃夫逝世，过了没几年，大家为他眼睛的颜色争论不休，有人说蓝，有人说棕，更有人说说是灰色。同样道理，历史也是靠不住的玩意，有人进行了认真研究，考证出胡适先生并没说过那句著名的话，他并没有说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。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，胡适确实说过这句格言，有些话并不需要注册商标，谁说过不重要，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，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仅任人打扮，而且早已成为一个久经风尘的老妇人。

一九七四年初夏，我高中毕业了，接下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，都在北京的祖父身边度过。这时候，我读完了能见到的所有雨果作品，读了几本爱伦堡的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，读海明威读纪德读萨特，读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，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胡乱地看着书，逮到什么看什么。事实上，北京的藏书还没有南京家中的多，因此我小小年纪，看过的世界文学名著，已足以跟堂哥吹牛了。

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年代，就在前一天，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分析我们这一代人，中间有首打油诗，开头的几句很有意思：

五十年代生，今生是苦命。

生下吃不饱，饿得脸发青。

本应学知识，当了红卫兵……

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“狼奶”长大，公认最没有文化。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就像做生意算账要仔细一样，爬雪山过草地，打日本鬼子打“右派”，这些都

以算作资历和本钱，经历了最残酷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为什么却不能算？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有各的造化，轻易地就为一代人盖棺定论，硬说人家没文化，多少有些不太妥当。记得有一次和女作家方方闲谈，说起我们的读书生涯，很有些愤愤不平，她说凭什么认为这一代人读的书不多，凭什么就觉得我们没学问。本来书读得多或少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跟有无学问一样，有，不值得吹嘘，没有，也没什么太丢人，可是这也不等于你说有就有，你说没有就没有。

事实上，相对于周围的人，无论父辈还是同辈、晚辈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都属于那种读书读得多的人。说卖弄也好，说不谦虚也好，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，跟别人谈到读书，谈古论今，我总是夸夸其谈、口若悬河。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议上，听报告很无聊，坐我身边的格非忽然考我，能不能把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的后两句写出来，我觉得这很容易，不仅写出了下面两句，而且还顺带写出了一长串，把一张白纸都写满了。

女儿考大学，我希望她能背些古诗，起码把课本上的

都背下来。对于一个文科学生，已经是最低要求，女儿觉得当爹的很迂腐太可笑。我说愿意跟她一起背，她背一首，我背两首，或者背三首四首。结果当然是废话，女儿的抢白让人哭笑不得，她说不就是能背几首古诗吗，你厉害，行了吧。现如今，女儿已是文科的在读博士，而我实实在在又老了许多，记忆力明显不行了，不过起码到目前为止，虽然忘掉太多的唐诗宋词和明清小品文，然而那些文明的碎片，仍然还有一些保存在脑子里，我仍然还能背诵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仍然能将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默写出来。

丝毫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，我知道的一位老先生，能够将五十二万多字的《史记》背出来，这个才叫厉害。真要是死记硬背，一个十岁的毛孩子就能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所以要说明这些，要回忆历史，无非想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未必就像别人想的那么不堪，同时，也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地无聊，无聊到了没有任何好玩的事可做。没有网络，没有移动电话，没有 NBA，没电视新闻，今天很多常见的玩意都根本不存在。塞翁失马，焉知祸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索性废除了高考，没有大学可上，有时候也并

非完全无益。譬如我，整个中学期间，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，有心无心地乱背唐诗宋词和古文。坏事往往也可以变为好事，我知道有人就是因为写大字报练毛笔字，成为了书法家，因为批林批孔研究古汉语，最后成了古文学者。

二

在一九七四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厚厚的一堆小说手稿，这就是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第二部。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特别关照，别的小说家差不多都打倒了，都成了“黑帮”，独独他获得了将小说写完的机会。我还见过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手稿，出于同样原因，这些不可一世的手稿，出现在了祖父的案头，指望祖父能在语文方面把把关。后一本书没什么好看的，是一本非常糟糕的书，根本就让人看不下去。我一口气读完了《李自成》，祖父问感觉怎么样，我当时也说不出好坏，回答说反正是看完了，已经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。不管怎么说，在那个文化像沙漠一样的年头，阅读毕竟是一件相对惬意的事情，毕竟姚雪垠还是个会写小说的人，还有点故事能看看。

在此之前，能见到的小说，都是印刷品，都已加工成了书的模样。手写的东西，除了书信，就是大字报。虽然隐隐约约也知道，我第一次完全明白，小说还是先要用手写，然后才能够印刷成文字。第一次接触手稿的感觉很有些异样，既神秘，又神奇，仿佛破解了一道数学难题，一时间豁然开朗，原来这就是写作的真相。有时候，故事的好坏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你得把它写出来。李自成是不是高大全也无所谓，它消磨了我的时间，满足了一个文学少年的阅读虚荣心：你终于比别人更早一步知道了这个故事。很多事情无法预料，八年后，《李自成》第二部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，我跟别人说起曾在“文革”中看过这部手稿，听的人根本就不相信，说老实话，我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。

有时候，阅读只是代表自己能够与众不同，我们去碰它，不是因为它流行，恰恰是因为别人见不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文学爱好者对世界名著的迷恋，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大家不能够很顺利地看到。同样的道理，人们更容易迷恋那些被称之为“内部读物”的黄皮书，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，是因为它们反动，是“毒草”，因为禁，所以热，因为不让看，所以一定要看。有时候，阅读也是一种享受特权，

甚至也可以成为一种腐败，当然，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，写作也会是这样。《李自成》这样的小说，从来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学理想，它也许可以代表“文革”文学的最高水准，但它压根不是我所想要的那种文学，既不是我想读的，也不是我想写的。我曾不止一次说过，从小就没有想到过自己将来要当作家，因为家庭关系，作家这一职业对我并不陌生，然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行当，而且有点鄙视它，因为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写小说，勉为其难地去表达别人的思想，这起码是一点都不好玩，不仅不好玩，而且很受罪。

一九七四年，民间正悄悄地在流传一个故事，说江青同志最喜欢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。记得有一阵，我整天缠着堂哥三午，让他给我讲述大仲马的这本书。三午很会讲故事，他总是讲到差不多的时候，突然不往下讲了，然后让我为他买香烟，因为没有香烟提精神，就无法把嘴边的故事说下去。这种卖关子的说故事方法显然影响了我，它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，如何描述这些故事，如何诱人，如何克制，如何让人上当。我为基督山伯爵花了不少零用钱。三午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，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，常会写一些很颓废的诗歌。同时又幻想着要写小说，

他的理想是当作家，可惜永远是个光说不练的主，光是喜欢在嘴上说说故事。

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谈起文学的启蒙，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我父亲，更大于我祖父。历史地看，三午是位很不错的诗人。刘禾主编的《持灯的使者》收集了《今天》的资料，其中有一篇阿城的《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》，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，一位是郭路生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食指，还有一位便是三午。这两位诗人相对北岛多多芒克，差不多可以算作前辈，我记得在一九七四年，三午常用很轻浮的语气对我说，谁谁谁写的诗还不坏，这一句马马虎虎，这一句很不错，一首诗能有这么一句，就很好了。

关于三午，阿城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，很传神：

三午有自己的一部当代诗人关系史。我谈到我最景仰的诗人朋友，三午很高兴，温柔地说，振开当年来的时候，我教他写诗，现在名气好大，芒克、毛头，都是这样，毛头脾气大……

振开就是北岛，毛头是多多，而芒克当时却都叫他“猴子”。为什么叫猴子，我至今不太明白，是因为他一个绰号叫猴子，然后用英文谐音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，还是因为这个笔名，获得了一个顽皮的绰号。”早在一九七四年，我就知道并且熟悉这些后来名震一时的年轻诗人，就读过和抄过他们的诗稿，就潜移默化地受了他们的影响。“希望，请不要走得太远，你在我身边，就足以把我欺骗。”除了这几位，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，有画画的，练唱歌的，玩音乐的，玩摄影的，玩哲学的，叽里呱啦说日语的，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别人物，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

有一个叫彭刚的小伙子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他的画充满了邪气，非常傲慢而且歇斯底里，与“文革”的大气氛完全不对路子。在一九七四年，他就是凡高，就是高更，就是摩迪里阿尼，像这几位大画家一样潦倒，不被社会承认，像他们一样趾高气扬，绝对自以为是。新旧世纪交汇的那一年，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，在大连一个诗歌研讨会的现场，我正坐那等待开会，突然一头白发的芒克走了进来，有些茫然地找着自己的座位。一时间，我无法相信，这就是